

二十世紀
中國作家
懷人散文

主 編
馬蹄疾 陳漱渝

丁

玲

集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丁玲集/陈漱渝主编;丁玲著.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5
ISBN 7-5015-1474-7

I. 二… II. ①陈… ②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1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丁玲集/陈漱渝主编;丁玲著.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5
ISBN 7-5015-1474-7

I. 二… II. ①陈… ②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115 号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福利工厂宏发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75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ISBN 7-5015-1474-7/I·84

定价 15.50 元

怀人以述志 纪实以明史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序

陈漱渝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散文创作被视为收获至为丰饶的领域。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的这一结论，是对散文创作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评估。据统计，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中，小说、诗歌的出版量超过了散文集的出版量，但就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而言，散文小品的成就却超过了其他的文学样式。相对而言，散文创作所受外来影响也远比其他文体所受的外来影响微弱。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建设时期，不少散文作家在从事散文创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更新观念，输入外国散文随笔理论。最早探讨现代散文革新的是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先驱者，但他们对散文的特性一时还难以界定，对散文语言提出的要求也局限于明白畅晓，简洁自然，即重视散文语言必备的朴实美，而无意中却忽略了追求使读者获得高层次审美愉悦的深邃美。有人将胡适散文比喻为水晶球，虽然晶莹剔透，但细看多时就渐觉乏味，就是这种理论必然导致的后果。促使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性散文诞生的是周作人。1921年6月18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美文》，公开提倡艺术性较强的散文小品。这种“美文”可偏重抒情或偏重叙事，也可抒情与叙事相夹杂，但无论属哪一种类型，都要以深刻的思想作灵魂，以真实简明为美

学标准。周作人还指出,要给新文学开辟出这块新的土地来,既要借鉴外国的美文(如英国的散文随笔),又要继承古典美文,如“序”、“记”、“说”的传统。这篇文章虽然短小,却成为了现代散文观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上,鲁迅也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率先在中国提倡闲谈体(或称娓语体)的散文。书中有一段话为当时的散文作者广为传诵:“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 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即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家中,或强调散文的真情实感,或强调语言的独特旋律,或强调散文的时代脉搏,或强调散文的确切思想,或强调散文“美在适当”……直到 1935 年 8 月,郁达夫才对现代散文的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中指出,现代散文最主要的特征是,每篇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作家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家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气质无不在散文中得到纤毫毕现的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比小说更具自叙传色彩。此外,现代散文不仅题材的范围扩大,而且对语言的要求也很宽泛,既可以使用典雅洁净的语言,也可使用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语言。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则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即散文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和社会,使作品达到“一粒砂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的艺术境界。五四时期散文作家的

上述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散文创作的繁荣。

就五四时期散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论，的确是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正如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一文中所概括：“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1926年7月31日《文学周报》）比如，按题材划分，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议论散文，有胡适、瞿秋白、孙伏园兄弟等人的游记散文，有焦菊隐、高长虹、于赓虞等人的抒情散文。按风格而论，冰心的散文委婉雅丽，周作人的散文冲淡自然，许地山的散文联想丰富，徐志摩的散文词藻富丽，以至有时“浓得化不开”。以文体而论，则有闲谈体，随笔体，格言小诗体，自由体，抒情体……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为日后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圃中，怀人散文是一支独秀。这是介于散文和传记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既具有散文的特质，又具备了传记的特征——以真实人物为记叙对象，可以剪裁提炼，不可虚构想象，类似于古代正史传记之外的“杂传”。早在二十年代，朱金霞先生与陈源先生讨论传记文学时，曾谈及这种文体中“史”的因素与“诗”的因素结合的艰难。他以撰写孙中山传记为例指出：“替中山先生作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长于文学的，不见得同时对于中山先生生平晓得很清楚，而立传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实的，这样，结果只能成一部寻常的小说；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生平的，不见得同时又长于文学，而革命家的事迹又多少总带点枯燥性的，这样，结果恐怕不免弄得面孔死板，令人读了头痛。”（《西滢闲话·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朱先生的上述见解可谓是经验之谈。但在怀人散文的作者

笔下，“史”与“诗”的矛盾却往往迎刃而解。因为他们首先是文人，可以拾贝为纸，折柳当笛；跟传主之间又有着直接的交往，素材来自于亲历、亲闻、亲见，对其人的生平史实可说是烂熟于心，因而又可以立碑写人，刻简记史，使作品不仅富于文学性，而且富于史传性。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中说：“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卷三十《答戴园论诗书》）。怀人散文写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传真，即再现缅怀对象真实的生活片断，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符合人物的真实语气，真实神态，真实气质，使读者如睹其形，如聆其声，如结交其人。怀人散文不等于人物的功德碑或编年史，而只是透彻剖析人类心灵与行为动机的载体。因此作者不仅要写出缅怀人物的业绩或平凡处的闪光点，而且还不应讳饰人物的弱点、缺点、局限性，以生动的细节立体化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血肉之躯。古希腊作家、《亚历山大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说得好：“美德或者恶行并不总是在最光荣的事业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通常倒是某些细微的举动，只言片语或一颦一笑，较之阵亡数万人的会战，千军万马的调动和攻城掠地的壮举，更能显出人物性格。”

作为现代散文的一个分支，怀人散文在艺术性上自然也有自身的追求，如语言的生动精炼，结构的精巧缜密，情节的繁简有致……凡此种种，都应围绕着一个重心，即刻画人物丰富多彩的性格，揭示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示人物人格形态的生动性。简而言之，就是要“传神”。“神”者，个性也。无论是以形写神，略形写神，或形神兼备，都只是为了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不过，跟人物传记比较起来，怀人散文并不追求人物生平的完整性，而往往只是抒写作者情感激流中的一幅倒影、作者记忆林荫下的一片残叶、作者心灵潭水中的一朵行云，因而对传主个性的揭示不可避免地带有更鲜明的主观

色彩，字里行间也无不渗透着作者本人的修养情趣、秉性气质。

怀人散文贵在“传真”，重在“传神”，而志在“传情”，即抒发作者对缅怀对象的敬仰、思念或悼惜之情。《罗丹艺术论》中有一句名言：“艺术就是感情。”怀人散文与一般抒情散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作者和描写对象之间有着直接的感情纠葛，由于两地睽离，或生死乖隔，情感的激流就会冲出闸门，奔突汹涌，不可遏止。完全可以说，怀人散文的写作过程，就是感情流泻的过程，就是以思念使故人形迹影留，以追怀使旧友音容再现的过程，所以跟其他文体的创作相比，怀人散文的情感应该更鲜明、更真挚、更强烈。这是决定创作成败得失的关键。

怀人散文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跟其他散文门类相比，其史料价值显得尤为突出。历史是由千百万民众的多方面活动谱写的，任何人的生平，只要是如实加以记叙，都会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怀人散文的作者大多是文化人，其抒怀对象也往往是文化圈里的知名人士。为研究这些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生平提供第一手的生动资料，是怀人散文具有的独特功能。美国传记文学大师欧文·斯通在谈到创作杰克·伦敦传的体会时写道：“凡在杰克·伦敦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我都加以寻求，加以访问，从他们取得资料。我有时觉得，这些人为了使杰克·伦敦的传记圆满无缺，才都活在世上。”（《马背上的水手·序》）感谢那些优秀怀人散文的作者，他们不仅在作品中表现了高远的精神境界与旷达的人间情怀，而且以其提供的大量素材丰富了无数杰出人物的传记，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可敬。

如同西方传记文学的繁荣始于冲决教会精神罗网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我国现当代怀人散文创作的高潮第一次出现在打破偶像的五四时期，第二次出现于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也就是说，只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确认和尊重，怀人散

文的花朵才有赖以生长繁茂的社会土壤。怀人散文倍受读者青睐的另一层原因,是因为二十世纪已经快走到了它的尽头。在本世纪当中,人类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世界大战和数不胜数的局部战争,经历了使不少善良人为之目瞪口呆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中国人民遭受的内患外侮似乎更多一些。为了迎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明天,为了替子孙后代谋求一个更为合理、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人们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无数真实的人的真实一生,或其一生中的若干真实片断,集合起来就是一幅大时代风云翻卷的真实而壮阔的历史画面。这将促使现代史学突破御用史官的既成模式和从个人直觉出发解释历史的做法,让历史一步步贴近于它的本来面貌。可以断言,怀人散文为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各门学科提供的滋养,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珍惜和重视。

本套丛刊选收的怀人散文,均出自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手笔。但由于不同作家政治倾向、写作风格不同,也由于所收诸篇写作时期不同,不同的选集呈现的特色也各不相同:有的词藻富丽,有的冲淡自然,有的激越奔放,如浩浩江流;有的含蓄委婉,如潺潺泉水……对人物的品评因作者思想立场不尽相同也会有得当、不尽妥当和失当之分。因此,读者对人物的理解评价不能完全以作者的主观好恶为转移,这是必须予以说明的。因资料所限,对诸文篇主的注释有详有略,亦盼读者谅解。

目

录

- | | |
|------|-----------------------|
| (1) | 开会之于鲁迅 |
| (4) | 鲁迅先生于我 |
| (20) | 风雨中忆萧红 |
| (25) | 悼雪峰 |
| (30) | 悼念刘芝明同志 |
| (34) | 一块闪烁的真金
——忆柯仲平同志 |
| (38) | 胡也频 |
| (47) | 悼念茅盾同志 |
| (50) | 悼江丰 |
| (55) | 彭德怀速写 |
| (57) |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
| (63) |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回忆与随想 |

- (89) 元帅呵,我想念您
- (93) 回忆潘汉年同志
- (99) 回忆宣侠父烈士
- (111) 回忆邵力子先生
- (116) 怀念仿吾同志
——《成仿吾文集》代序
- (123) 悼念伯钊同志
- (127) 林老留给我的印象
- (130) 永远怀念他的为人
——《冯乃超文集》代序
- (134) 法捷耶夫告诉了我些什么
- (144) 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
- (150) 伊丽莎白
- (155) 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
——怀念史沫特莱同志
- (163) 安娜——旅美琐记
- (169) 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
- (176) 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
- (182) 在梅仪兹家
- (187) 罗伯特·佩思

- (192) 伊罗生
(196) 於梨华
(201) 苏联的三个女英雄

开会之于鲁迅^{*}

人在感觉到不能说出自己的感情的时候，是愿意沉默的。我对于鲁迅先生的忆念便是如此。

很多人都抒写了他们对鲁迅先生的赞仰和爱，我是高兴的。从这之中我的感情常为一种说不清楚的愉悦而悸动，我体会到那个活在我心中的人，他如何深入到别人的感情中。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写出一篇能帮助人了解鲁迅先生思想的文章，也就是要在我多多了解鲁迅先生之后来写，但现在却只能写一点关于鲁迅先生生平中的点滴。

记得那时我在左联，我们都是很爱他的，我们总不愿拿些噜噜苏苏的事去麻烦他，不愿随便占用他的时间，所以每当举行什么会议的时候，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说：“找不找老头子来呢？”我们总是考虑了一下，常不去找他。如果不是在会前，也必然在会

^{*}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姓周，本名樟寿，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

后去告诉他一些情况，他也总给我们一些意见。有什么事必须要他办的，他从不推辞就办了。这时之所以不常找他开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的会议中，实在有许多琐琐碎碎的什么工作计划喽、工作检查喽，我们不愿意拿这些经常的琐事麻烦他；那时我们在上海要开一个人数较多的会，实在不容易布置。但有些必要的会，那些我们认为最好有鲁迅先生参加的会，他总是到会的。虽说我们常常担心他不能按时到会，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睡得很迟的，但他从不迟到。在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很平和地、精神集中地听着。有时有些青年作家们常常爱发表一些大套的理论，仿佛这就是最重要的、最新的意见，语气当中又是那么含着教训人的意味，说什么“你们这些老作家们……”。就是当这种时候，我也从没有看见鲁迅先生的任何一个表情上有什么不耐烦或不快。鲁迅先生在这些会议上说话是不多的，他总是听着。他也没有反驳过谁，说谁是大错特错；也没有批评过谁，说谁是“左”倾右倾。尽管有些人的意见是幼稚得可笑，但鲁迅先生结果总是说：“我们要做起来，我们要一点一点做起来，我们就照着这些意见切实地做吧！”开过了会，我们常常感到对他有些抱歉似的，对他说到种种难处，承认我们准备得不好，又解释着某某虽还幼稚，却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等等。鲁迅先生总是毫不介意地笑笑，接着他就同我们谈起那些应该如何具体去着手的工作了。

的确有些人怕开会，尤其是比较有些文化、理论的人，怕去参加比他程度低、了解慢的群众的会。因为这种会上必然有许多幼稚的意见，有许多需要再三再四重复解释的问题，这常常会使人不厌烦。但鲁迅先生却从没有蔑视这种会议，蔑视别人的意见，他总是耐心倾听着，他抓着一一点说几句简要的话，他执行着。到现在我回想起那时的我们，我们的发言，真是多么幼稚啊！鲁迅先生却从没有摆出一副指导者的架子，用教训的口吻来说话，他把他的被领导者看成同等的人，而且是以恪守规则的样子来

出现的。

一九四〇年八月

（原载《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五期）

鲁迅先生于我

我开始接触新文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长沙周南女校以后。这以前我读的是四书、古文，作文用文言。因为我不喜欢当时书肆上出售的那些作文范本，不喜欢抄书，我的作文经常只能得八十分左右。即使老校长常在我的作文后边写很长的批语，为同学们所羡慕，但我对作文仍是没有多大兴趣。我在课外倒是读了不少小说，是所谓“闲书”的。大人们自己也喜欢看，就是不准我们看。我母亲则是不禁止，也不提倡，她只要我能把功课做好就成。自然，谁也没有把这些“闲书”视为文学，谁也不认为它有一点点用处。

周南女校这时有些新风。我们班的教员陈启明先生是比较进步的一个，他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常常把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画上红圈，把《新青年》、《新潮》介绍给同学们看。他讲新思想，讲新文学。我为他所讲的那些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翻个个的言论所鼓动。我喜欢寻找那些“造反有理”的言论。施存统

先生的《非孝论》的观点给我印象很深。我对我出身的那个大家庭深感厌恶，觉得他们虚伪、无耻、专横、跋扈、腐朽、堕落、势利。因此，我喜欢看一些带政治性的、讲问题的文艺作品。但因为 I 年龄小，学识有限，另一些比较浅显的作品，诗、顺口溜才容易为我喜欢。那时我曾当作儿歌背诵，至今还能记忆的有：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俞平伯、康白情的诗也是我们喜欢背的。后来人一天天长大，接触面多了，便又有了新的选择。一九二一年，湖南有了文化书社。我从那里买到一本郭沫若的诗集《女神》，读后真是爱不释手。我整天价背诵“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或者就是：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沙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我，还有我中学的同学们，至少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幼小的心是飘浮的，是动荡的。我们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似懂非懂，什么都使我们感动。我们一会儿放歌，一会儿低吟，一会儿兴高采烈、慷慨激昂，一会儿愁深似海，仿佛自个儿身体载负不起自己的哀思。我那时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

意。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再造天》，或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正传》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时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义的郭沫若、闺秀作家谢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鹃。而林琴南给我印象更深，他介绍了那么多的外国小说给我们，如《茶花女》、《曼郎摄氏戈》、《三剑客》、《钟楼怪人》、《悲惨世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在阅世不深，对社会缺乏深刻了解的时候，可能都会是这样的。

一九二二、二三年我在上海时期，仍只对都德的《最后一课》有所感受，觉得这同一般小说不同，联系到自己的国家民族，促人猛省。我还读到其它一些亡国之后的国家的一些作品，如波兰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我也读了文学研究会耿济之翻译的一些俄国小说。我那时偏于喜欢厚重的作品，对托尔斯泰的《活尸》、《复活》等，都能有所领会。这些作品便日复一日地来在我眼下，塞满我的脑子，使我原来追求革命应有所行动的热情，慢慢转到了对文学的欣赏。我开始觉得文学不只是消遣的，而是对人有启发的。我好像悟到一些问题，但仍是理解不深，还是蒙蒙眈眈，好像一张吸墨纸，把各种颜色的墨水都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

一九二四年我来到北京。我的最好的、思想一致的挚友王剑虹在上海病逝了。她的际遇刺痛了我。我虽然有了许多新朋友，但都不能代替她。我毫无兴味地学着数理化，希望考上大学，回过头来当一个正式的学生。我又寂寞地学习绘画，希望美术能使我翻滚的心得到平静。我常常感到这个世界是不好的，可是想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前进。可是向哪里前进呢？上海，我不想回去了；北京，我还挤不进去；于是我又读书，这时是一颗比较深沉的心了。我重新读一些读过的东西，感受也不同了，“鲁迅”成